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中華民國十四年五月十六日發行

中國青年

第八十期

章士釗與段祺瑞
「五四運動與余家菊」——讀醒獅二十九號以後
考試問題
生活問題與士紳階級
中國所要的文學家
本期研究題目

每册二分國内一元寄五十期國外寄三十期
通訊處　上海小北門上海書店轉但一君

章士釗與段祺瑞

但一

章士釗是甚麼東西呢？　他唱過調和論，以減殺急進的革命派不妥協的精神；他唱過聯邦論，以逢迎割據的軍閥各霸一方的意願；他唱過農國論，以助長落伍的智識界復古守舊的思想。　他一生無非是曲學阿世，無非是希冀搖唇鼓舌以博取北京或各省諸賊酋的歡心！近來好容易賣了身子給段祺瑞，從天津便小心謹愼的伺候他進京，進京以後，助他毀棄約法，干涉集會結社，助成金佛郎案，阻撓國民會議，近來索性並五七國恥紀念亦不許開會游行了！

段祺瑞本只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一匹老狗，他這次上台，日本帝國主義的意旨便是要他保障民國四年中日條約，而且籌還民國七八年一萬餘元之參戰借款；他上台以後，除了已經爲日本與國（法國）解決金佛郎案，並慨然允爲參戰借款效力以外，不曾爲我們做一件正經事情。　在他的手下紀念五七國恥，自然等於侮辱了他的父母一樣，而對於章士釗，卻等於侮辱了他的祖父！　我們讓日本帝國主義的孝子順孫在北京竊號自娛，亦無怪有這樣的結果！

段祺瑞居然下誥誡學生令了！　老賊！　何不照照自己的面孔！　誰承認你是中華民國的官吏　誰請你到北京，誰請你做甚麼「執政」的呢？　中國的學生是要爲中國的獨立與自由而奮鬥的！　你們甘心情願爲日本帝國主義作孝子順孫；我們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亦便要打倒他的孝子順孫——你們。　甚麼叫誥誡學生呢？　你們有資格誥誡學生，將來日本帝國主義亦有資格來誥誡我們嗎？　老賊！　何不照照自己的面孔！

「五四運動與余家菊」——讀醒獅二十九號以後

林育南（武昌）

今天是五四運動第六週年紀念日，我跑到時中書社買了一份二十九號「醒獅」，看見開頭一篇就是「余家菊」先生的「共產黨與基督教」，忽然使我腦筋裏聯想到六年前的事情：「五四運動與余家菊」！

在五四運動發生的第三日——五月七日——我在武昌中華大學附屬中學，接着北京友人的信，報告「五四」的情形，並請求我們響應，作一致行動。當時我把這封信貼在揭示處以布告同學，余家菊先生以「校監」的資格和威權，干涉禁止，我和他再三交涉，但最後他竟用強力把這封信扯掉了。他的理由是「怕官廳干涉，於學校和他的地位有危險！」然而余先生的威權，竟勝不過「時代潮流」，「羣衆心理」的大力，「五四運動」終於普遍全國，到今天武昌雖然在萬分的壓迫之下，因爲學生羣衆奮鬥的力量，也還能做個大規模的集會遊行示威運動！「余先生之遺憾爲何如哉！」

過去的事不必說了，在今年「五四」這一天，恰巧看見余先生「共產黨與基督教」的大作，人非木石，怎不發生這個感想的作用呢？余先生說「陳獨秀先生反對基督教」，其理由係謂陳先生「從前」曾在「新青年」上作過「基督教與中國人」一文，該文係爲基督教吹噓，究竟該文是否爲基督教吹噓，姑置不論，就假定是爲基督教吹噓，吾人亦祇能認爲係「從前」陳先生觀念錯誤，決不能以爲從前錯誤，現在不應該糾正，因而謂陳先生之反基督教爲「矛盾」，甚至謂爲「人格動搖」。如就余先生之推論法，則余先生在民八時所制

學生「內除國賊，外抗强權」之五四運動，何以今日又主張「內除國賊外抗强權」之「國家主義」？ 余先生何以自解？ 「矛盾」乎？ 「人格動搖」乎？

尤奇者：陳先生在多年前做一篇文章，如何能把那當做代表「共產黨的意見」，（此理如余先生以前之反對「五四」，不能謂爲代表今日之「醒獅派」之意見一樣。） 共產黨之反對基督教自有他正大光明的理由，而余先生謂爲「係出於蘇俄之命令」，不知何所見而云然，有何證據？ 余先生！ 放自愛一點：不要像這樣「無聊」，「陰險」「卑劣」罷！ 余先生謂共產黨係用暴動手段，究竟該黨是否用暴動手段，余先生還得自己多研究一下纔好；而余先生自謂他們的主張是用收回教育權及定學校註册法之兩種方法。 試問余先生：誰去收回？ 怎樣收回？ 怎樣製定？ 誰去製定？ 余先生！ 你不要做夢罷！ 你到底是否有反對基督教的誠意？ 余先生又謂「共產黨既反對基督教，同時又以愚民手段宣傳馬克思教」，這是什麼話？ 共產黨宣似馬克思主義都是愚民手段，試問余先生們宣傳毫無理由的國家主義，又是什麼？ 余先生！ 這種自矛自盾，淺薄無憑的高論，少「狂吠」一點罷！

總之，余先生駁共產黨反對基督教的四條理論，都沒有絲毫可以成立之地位，我也不必多費筆墨及多佔「中國青年」的篇幅而詳加駁斥。 余先生在武昌師大因「靠山」已倒，爲學生羣衆所驅逐，狼狽而逃，雖然惱怒在心，其實這與馬克思派有甚麼相干，何必借此出氣呢？ 反基督教也並不是余先生們「本號自造，並無分店」的專利品，何必再四聲明他們之反對是「眞」的，而共產黨則是「假」的，不怕識者「齒冷」麼？

考試問題

代英

暑假又要到了，各地學生又要預備熬幾個通夜，又要死記幾本功課，甚至於又要去預備夾帶或請扦槍手了。這是一個劫數。爲了這，學生要傷身體，傷腦筋，而且要犧牲人格與面子，去混幾個分數，以便可以升班畢業。

考試不可以廢止麼？新文化運動正盛，亦曾有人唱廢止考試的論調，後來那些智識階級的貴族——校長教授先生們赫然震怒，不許再提這件事，于是到現在還沒有人再說這件事了。

有人說，有一番考試，總可以逼得學生多用一番功。笑話！學生完全不知功課對於他有甚麼用處，而且許多功課對於學生本來亦沒有甚麼用處（不管你有甚麼理由反對我這一句話，全國幾千萬學生，除了爲應考試或轉教給別人以外，一生全用不着他們在學校所學的英文數學理化等科學，這是事實，無從抵賴的），全靠考試像鞭策牛馬一樣的逼去用心，這已經太可憐了！而且請問學生這樣用心的結果，得着甚麼益處？上學期熬幾個通夜死記的功課，現在還記得麼？去年前年這樣死記的功課，現在腦筋裏還有一個影子麼？我在學校亦死記混着得一百分試卷的功課，不到多時便忘到九霄雲外去了。誰的記性又能特別好呢？這樣傷身體傷腦筋的結果，除了至多能混幾個分數以外，於真正的學問有甚麼關係？

有人說，有一番考試，可以分出學生用心與不用心，可以獎勵勞而戒偷惰。笑話！

考試全憑死記性，有時還靠夾帶傳遞的力量；這只是獎狡猾欺詐而戒誠實罷了！ 善于記憶的人，平日儘管不用心，在考試前一二日死死的記下書本中內容，他可以考列前茅；不善記憶的人，平日雖比他十百倍的用心，卻無論如何考不過他。 一般學生因不敢全憑記憶，於是爭着預備夾帶，或甚至把書的內容寫在手臂手掌上或書桌上，像賊一樣偷偷摸摸去對付；碰着狡猾的學生，他更可以用這幫助他的記憶，不費力便可以使成績超過別的人。 這能獎甚麼勤勞戒甚麼偷惰呢？

我相信考試至多只有兩種用處：一是測驗教師教法之善法，以便決定改進的方法。 這樣的考試，不可使學生知道考期，致他們有所預備，這是為要考察學生究竟得到怎樣的益處，所以學生考試的成績如多數都不好，不能怪學生懶惰不長進，而要怪教師教法不良。 現在呢？ 考試之前故意要學生預備，既有預備便看不出他們平日得益的程度；而考試以後成績不良，不怪教師自己不善教，卻要拿留級等辦法來懲罰學生，這簡直是太荒謬的事了。 考試還有一種用處，但是幫助學生複習，並且幫他們用學過的材料，作出一種新的論著。 這樣的考試，應當使學生有翻閱書本搜集材料的自由，而且他們的成績若是不好，便證明他們不會活用知識，教師還應當去指導幫助他們。 現在呢？ 一定要閱起書本來死死的默記書中的語句，記不得便要扣分數留級，其實這種語句，即在平時教師自己亦未必記得，真正應用時有書可以查閱，亦本用不着死記。 這種考試不知有甚麼道理？

湖南教育司要提倡複試畢業生，組織一個考試委員會，他的理由是要藉此考察各校辦學成績，救學校考試夾帶傳遞；或學生不願考試因而排斥教員之弊。 這成一個理由麼？ 劣

試所能考察的成績，只是臨考以前幾天中預備的成績，或甚至於只是打夾帶找搶手狡猾程度之成績。　至於夾帶傳遞之弊，是柰然與考試並存的，你便恢復大貢院科舉的考試法，脫了褲子搜查夾帶，還有人把夾帶在屁股眼內，湖南教育司長還要到人家屁股眼裏去找夾帶嗎？學生怕考試，正是因爲考試是無益而且無味的事情；倘若考試是像吃飯游戲之有益於人生，他爲甚麼會怕考試呢？

其實這種考試亦不必怕！　你只要學些乖巧法子，很聰明的去對付他，亦沒有甚麼難得對付。　考試的日期要來了，我爲你們貢獻幾個方法：

（一）你平日若能於上課後，每次將課中要點劃出，臨考時便只須覆習所劃的地方；若平時未這樣做，臨考前數日先這樣做一次亦好。　記憶須知書中意義，專就有關係的提要鈎之，而且須注意教師喜歡考問的地方，其餘不關重要的地方或不必記憶，或附於某種有關係的綱要之下，這樣便用力經濟而收效大。

（二）記憶的事最忌不甚能記憶清楚；寧記憶的事較少而每事記憶清楚，不可記憶很多而均不清楚，因爲這樣便無論出甚麼題目都答覆不完全。

（三）考試以前之預備，宜就考試範圍內之材料，從頭到尾就須記憶的默記數次；默記時可以手按卷試自己能記憶否，其不能記憶的須加一番死記功夫。　默記　遍後，再從頭專就以前未能記憶地方重行默記。　如此則默記遍數愈多，而不能記憶之地方愈少，以至於完全能記憶爲止。

（四）此等默記功夫最好于考試前一夜爲之，雖須熬夜，只要精神清醒，總比前數

日做此等事較好。　因此等死記，不能持久不忘，隔夜預備，次日應考以後便讓他忘却，亦是爽快的事（因爲橫豎是沒有用的）。　不過要注意若夜深瞌睡不能自禁，則無甯不去預備考試，因爲此時精神昏亂，記憶亦不能清楚，所以預備考試須預先分配時間，以防此弊。

（五）倘若教師肯預示考試範圍，更免花費冤枉力量。　不過預備考試的人最好要用些記憶的功夫，不可全憑夾帶看書，因爲若不加記憶，便看夾帶與書亦會找不着考試的地點。　便要打夾帶，亦只可以太難記憶的地方寫幾個字提醒自己，不可抄寫太多，反轉無益於事。　再則亦不可預存考試時偷看書籍的心理，因這樣反令自己記憶時不求清楚，結果看書亦因慌張的原故，一時鬧不明白。　至於靠人傳遞，自然是更靠不住的事了。

我這所說的，自不能每種學科都可應用，但大至照此意思去對付考試，總有益處。　我並不說學校中任何功課都是沒有用的，便令有些現在或將來有用的功課，亦是需要用別的方法使學生知道他的用處，而自然熱心的去求他，對於考試總是不妨用這種毫無誠意的方法去應付的，因爲你便不這樣去應付考試，你又何曾便能對於這種用的功有甚麼心得呢？　至於有人要責我有些教學生狡猾舞弊，那便對不住了！　你們明知考試沒有一絲一毫的用處，偏要用考試來害這一般青年，爲甚麼這般青年不應當這樣毫無誠意的應付你們？

自然，做現在教職員的人亦是很不容易的；他們固然有人還在發糊塗，還以爲學校的功課都是有用的；卽令他們明知沒有甚麼用處，然而正因爲沒有甚麼用處，他不過得學生考試

，便無法使學生用心，或至少無法使學生有一點好的成績；學生要不用心，要沒有一點成績，校長或那些無頭腦的官紳痞棍便要責問他們，便要打破他們的飯碗。 他們為了飯碗起見，只好這樣做！

要廢止考試麼？ 除非學生自己有一個堅固的普遍的聯合，自己起來幹！

生活問題與士紳階級

于忠迪（上海）

近來人民共同感覺的痛苦，就是生活問題，換句話說，就是職業慌；現在生活的路少，而要謀職業的人多，處處是僧多粥少的現象。 兵匪的增加，大都由於此故，即以上海而論，近來盜匪的增加，比較前三年超過五倍了。

學生受經濟高壓的結果，急於要向社會求生活亦很多，現在各處投機學校每次招收學生，投考的人總是很多，這正是因為一般學生受生活的壓迫，急切想謀職業，急切想曉得一些謀職業的門徑的原故。

為甚麼到這步田地的呢？ 帝國主義經濟的侵略，與軍閥的紛擾，破壞了我們許多原有的與新興的產業；而無理的賠款外債，與為私人侵蝕的巨數軍勞，又使我們無力辦理一切關于解決人民生計的事情，有些覺觀的人知道這非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不能謀一根本的救濟。 然而士紳階級是助長帝國主義軍閥之罪惡的，許多人却不甚知道。

士紳階級有兩種，一種是從軍閥，官僚，政客等落伍下來的；他們為勢所迫，暫時休退，一有機可乘，便可恢復其原有的地位。 他們進則與帝國主義相勾結，以壓迫剝削人民；

退亦可以不失爲資本家，大地主，痞紳惡棍，以壟斷把持一切，且可以假借民意，以自厚其勢力。

再有一種，所謂在野名流，他們先從各方面迎合人民心理，或是在人民團體中援取位置，或是藉以互相標榜，胡亂鼓吹，以自增高他們的地位；他們眞正的目的，不過想借此發跡罷了，所以任何軍閥，官僚，政客等能夠賞識他們了，他們便要去掙一官半職，失敗了的時候，便仍舊退到名流的地位，以謀相機再舉。

一般人認不清士紳階級的性質，無論一椿甚麼事，無論一個甚麼團體，覺得總要有個「德高望厚」的士紳，做個首領纔好，然而試看士紳做些甚麼事呢？

這次東南戰爭的釀成，有兩個罪魁，一是張季直，一是郭秉文，戰爭下來，失業的江浙人民，何止千百，！ 這都是士紳之賜。 齊燮元走了；盧永祥，張宗昌割據了江蘇，又是許多士紳，有許多常州無錫蘇州上海的士紳來歡迎這些新父母官了。

士紳階級是沒有職業的，但他們不是同我們人民因失業恐慌沒有職業，他們是因爲從官僚，政客錯退來，或尙未得着做官僚政客的好機會。 我們爲失業問題要起來革命，他們卻爲自己的士紳階級過去或將來的官僚政客生活的安樂要阻止我們的革命。 這種士紳，我們除了打倒他們，尙有何法可以完成我們的革命？

士紳階級是帝國主義軍閥的走狗，在我們一方面是奸細，我們要毅然決然剷除我們的奸細！

中國所要的文學家

張刃光（保定育德中學）

「不是人的意識決定人的生活，乃是已成的社會生活決定人的意識。」 那便「文藝是種種生活過程的表現」，文藝即是社會生活的表現了。 在現在這樣的社會中，物質關係（也可說是經濟關係）已經把全世界這樣大的社會「集體化」了，成整個兒的了，那麼，由此新生的精神生活，自然也照樣地或就一種「物觀現象」，生活在此社會中的個人，在物質方面和精神方面，都受了社會生活的影响—由某種的社會生活，造成了某種的個人。 生活在此種社會的人，對於他的生活的反應所叫出來的感覺作用的聲音，拿文字表現出來，便是文學。 我們再看他新表現的是不是眞實，是不是能把社會生活「結晶」表現出來；他才配稱一個文學家。

照這個標準，中國有沒有文學家呢？ 先看一看中國現在的社會生活是怎樣；再看中國的所謂文學作品能不能表現這樣的生活，我們可以斷定中國沒有文學家。

爲甚麼呢？ 中國現在的社會生活，是一個過渡時期，他受了外國帝國主義多方面的進攻，弄得走頭無路了。 居住於這種社會的人，不應當於麻木到一點不覺得痛苦！ 尤其是文學家不應當這樣！

但是一般的文學作品所表現的是些甚麼東西呢？ 除了一些「風花雪月」的詩與「愛我愛她」的小說外，能夠眞實的表現社會生活的，實在太少了。

文學家是時代的產兒，中國當此時代，所要的是革命的文學家，要嘗了實際生活的痛苦

，而能走上的時代之前面，以很誠摯的聲音，叫着他的可憐的同胞，同向幸福的道上走去的人，他的作品，應當是社會的眞實報告，革命精神的表現。

有人懷疑問：你既說文藝是社會生活自然的產物，是不能加「要」和「應當」的；那麼說「要」革命的文學家，是自相矛盾的話。　文學家是怎麼就是怎樣，他總是常離開所謂「要」的。

這是錯的見解。　唯物史觀論者，他絕不反對個人天才的存在，他絕不說瓦特之發明蒸汽機是與常人有一樣的成功；但是這種發明是有物質條件之限制的，若先沒有火燒水沸的已經發明，瓦特決不能有蒸汽機的創見。　文學家也是一樣，他只在社會生活之範圍內發展他的天才，善用其天才而成功，便是好的文學家，所以革命的文學家是努力作成的。

最後成爲問題的，就是怎樣作成一個革命的文學家。　我的回答是是欲成一個革命的文學家，必要有革命精神的養成，但這種革命精神的養成是要感覺靈敏的人，努力的運用其天才，去切實觀察實際生活，最好是實際參加革命運動。　這種的修養功夫決不是那些登在高高的樓上，擁抱着愛人而乘興弄墨的闊綽的作家所能成就的。

我們固然不能强使人產出革命的文學，也不能强使人作成革命的文學家，但我們可以指出一條路來讓他們去走，並且有這種努力，有這種修養革命的文學家又難作成，革命的文學也不難產生。

代英按，許多朋友都在要求中國要產生革命的文學家，而且許多朋友亦已經以革命的文學家自命，不過我總覺得他們的成績是不能滿意的。　像中國今天這樣受重重壓迫

的社會生活，無論無產階級應當有呻吟的聲音，也是智識分子物質與精神方面之不能滿足，亦應當有悲壯的願望，他們若能因此發生聯合自決以反抗壓迫的精神，自然便會成爲革命的情感，因而產生出革命的文學來。但是現在呢？感覺壓迫的人不了解受壓迫的原因，更沒有聯合反抗的意識，所以他們至多發爲委靡失望的詩歌，因爲他們自己找不着一條出路，到不勝煩悶的時候，索性藉一種僥倖的幻想，浮薄的嗜慾，以麻醉自己之苦痛，於是成爲風花雪月醇酒美人之「文學」。即所謂贊成革命的青年，他亦只是從理論上得着一種覺悟，或甚至只是湊熱出風頭，他們不明瞭自己的生活之有需於革命，他們瞞却自己生活的卑污與苦腦，專門矯揉虛僞的以爲革命是犧牲爲社會做好事。

在這樣不知道革命或不從自己眞正情感爲出發點以從事革命的人當中，怎樣可產生革命的文學呢？這現象實在是不足爲奇的。中國在外資壓迫之下，舊社會逐漸崩壞了下來，智識分子的地位日益墮落，他們的命運日益窮困；然而因爲無產階級勢力未能強大；近視的智識分子不能看淸拔救自己的途徑，他們始終還夢想從前的光榮，好像買了一張彩票總希望有一天得頭彩的光景；便是那些自命贊成革命的人，亦始終不肯赤裸裸承認他自己已經墮落的生活，還要利用一時比較好的機運，隱藏自己一切爲經濟壓迫所不能不過的卑污與苦腦的生活，而假裝自己是捨身救世的利他主義者，好像古代與中世慈善的貴人俠士們一樣。要革命的文學嗎？我以爲第一要使大家認淸自己的出路，要他相信中國的革命是「爲他自己」的必要而且不是不可能的事情；第二要使大家赤裸裸的承認自己的地位，要明白剖析自己一切奴婢娼妓盜賊式的生活，使自己認定革命是

「爲自己」刻不容緩的事情。文學是情感生活的「眞實」的表現！若先有幾分不眞實的地方，若並沒有要求革命的眞實情感，再作一百篇文要求革命文學的產生，亦不過如禱祝雞生蛋，未免太苦人所難了呢！

答問

代英：中國青年六十一期，你答稷啓之說：「若沒有保障人民自由團結的政府，他們沒有力量對外。」現在中國的政府，不是保障人民自由團結的政府，依你所說，現在取消不平等條約的呼聲，簡直是無意義了。末了，你又說：「……所以我們需要的，是一個能代表人民利益，抵抗外國壓迫的革命政府，這個政府，同時要做對內與對外的工作。」要知道，革命政府，已是結果，不是發端啊！國內的軍閥，和外國的帝國主義，那能容許我們來建設這個革命政府？不打倒軍閥，這個革命政府，也就無從建起，帝國主義和軍閥相依爲命，想打倒軍閥，又必須同時打倒帝國主義。因此，我敢說，要想建設一個保障人民自由團結的政府的，必須先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打倒帝國主義——對外的工作，打倒軍閥——對內的工作。退一步說，至少也得要二者並進，你以爲如何？

朱霽於濟南育英。

朱霽：你的話是不錯的。不過革命政府是與帝國主義軍閥相抗拒所產生的；他同時亦便是與帝國主義軍閥相抗拒的工具。我們不能在帝國主義與軍閥壓力之下，建造出革命政府；然而亦不是說必須完全打倒帝國主義與軍閥，纔建造革命政府。總而言之，要革命，纔

為有革命政府，革命政府要仍舊革命，總不愧為革命政府，所以我以為我們為革命需要一個革命政府，這是不錯的；不過因此遂以為在未有革命政府以前便不革命，那便大非我的原意了。

代英

代英：「中國青年」上的研究題目，確是重要。 他的好處，能夠使自己先來下翻思索，由自己思索的結果恐怕不真確，才來參考書籍，或問證於別人，這可以正確思想，再去做什麼工作活動，也有方向。 不過我以為只把問題提出，一般青年還得不到一個正確答案，我希望在研究題目次期簡單的答出來，給大家一個校正。

中石

「中國青年」研究題目多與本文有關的，所以不須一一將答案登出。 但讀者作成的答案，我們很願看見，若有答錯的地方，我們再將校正的答案登出來，或者篇幅佔得不多，而於讀者更有益些。

代英

代英：共產黨宣言說：「你們所說的是小職工財產，小農夫財產，資本家時代以前的財產麼？ 那就不消廢止了。」 現中國尚在封建時代，資本制度以前的財產依然存在，雖他一天天衰落，究離廢止之時尚遠，難到必須待到他廢止，以後總能行社會革命麼？ 小農小工勤勞所得的些微資產，一旦收為公有，是否合理？ 希望給以研究，恩格斯的遺言！

砍石（北京）

中國今日在外國資本主義勢力之下，小職工財產，小農夫財產，已漸次失其前論於無產的地位；資本家制度以前的財產「制」雖然存在，然真能有此項財產且此項財產可夠生活享用的，已經只是很少數人的事了。 全國農夫耕種不滿十畝的佔百分之四十二，其餘流為勞

工兵士土匪流氓的不計其數；少數人享有資本主義以前的財產，如何能用為多數人反對社會革命的理由呢？ 中國的革命，將亦如俄國一樣，一方發達國有大工業，一方謀農業電氣化，只是以無產階級的政權保障產業的發達，使中國進於 產主義的社會，並非要沒收小農小工的些微資本，即蘇俄亦並無沒收小農小工些微資本的事。

代英

本期研究題目

一、你以為留當怎樣對付章士釗與段祺瑞？ 罵他們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孝子順孫，不太過火了麼？

二、究竟國家主義是否無理由的淺薄矛盾之談？ 余家菊從前之反對五四運動，與今日之避開國民黨共產黨的革命運動，而主張國家主義，是否出於同樣的怯弱心理？

三、你贊成廢止考試運動否？ 或是贊成怎樣改良考試制度？ 你預備如何進行此項運動？

四、你以為士紳是一定屬於反革命的麼？

五、怎樣能產生革命的文學家？